

稗史叢書之二

古今閨媛逸事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古今閨媛逸事 卷五目次

幽恨類

熒熒白鬼

誤字匪人

大郎神

一代紅顏爲君盡

燕傳書

嚴武侯事

君爲丈夫負心若此

聆琴訴冤

寄衣媵詩

鷓且打鳳

調侃其夫

夢訴離婚

陽臺去作不歸雲

斷腸空盼宋東家

永好藉丹青

夢中以詩責郎

賜珠亭詩

以貌取人

猶逐朝雲暮雨歸

薄倖郎該死

玉條脫

二十年中更變多

將錯就錯

黑合盛兒

湖邊曲

妾委蛻矣

哀鳳尾歌

臨街少女

離鸞慘報

啼鳥落花香已暮

虛勞雲雨下陽臺

以我色而殺二夫

淫僧殺母留女

閨怨詞

無數桃花水浸霞

溧陽題壁

心堅金石

乞囊中詩

淫僧狡計

長生殿卷中人

風神月思

新嘉驛詩

兩鬢何在遂至此乎

司書妙

玉污糞壤

詩婢啣冤

薄命詞燕臺詞

疊華一現

薄命小星

妾自減紅妝

小玉第二

局騙姻緣

竹夫人

落紅飛去更誰家

麥笠生死緣

古今閨媛逸事 卷六目次

淫惡類

馬妻

帝休

春穀

妒女廟

以人作糜

鬱單越國

垂涕取媚

殺寵妾五人

劉昭婦

受封妻哭

節飲食令體輕弱

殺二乳母

怨斫桃花

成衣誤會

周姥撰詩

恐傷盛德

門生代作絕夫書

中傷疑妻

目次

命賣阜莢

死婦割陽

恐妨少年嬉笑

畏妻諧談

錯疑繞國夫人

赤丁子

虐妾慘報

唐女道士之宣淫

控鶴飛升

祖婢復生

刻眉填青

不敢阻輿

四畏堂

陳季常有妾

劃壁見美人

指爪損面

一彈碎冠

假楊國忠

爲婢取水

麻油竹瀝

媚娘刃姬

苦竹郎君

賢氏女

死後尋歡

賈似道妾

千金寶媳

陸氏女

蛺蝶誤飛來

一身之外皆可奉公

香唾肉雙陸

黑白傳

亡國奴死於妻手

情不自禁

草頭娘

懼內之故事

肅順孽報

馬新貽因色戕身

裕氏之家事

湯夫人

才女不貞

控夫強姦

貴女殺親夫

平反冤獄

古今閨媛逸事 卷五

幽恨類

煢煢白兔

漢竇玄字叔高平陵人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爲夫所棄既寄書以別并賦以歌詞旨哀怨時人憐而傳之歌曰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誤字匪人

魏書列女傳涇州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兕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無禮止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殺之取其衣服女尙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恪守婦道正爲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璣至其

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大郎神

樂府雜錄。天后朝。一士人陷冤獄。其妻配入掖庭。善吹簫箏。撰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其夫行第也。畏人知。遂易名悲切子。終號回鶻。

一代紅顏爲君盡

唐孟啟本事詩。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閹者。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常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別君

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燕傳書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宗爲賈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觀堂中有雙燕。戲於梁間。長吁而語。燕曰。吾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吾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入吾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湘湖。臨窻泣血書。慇懃憑燕翼。寄與薄情夫。遂小書其字。繫於燕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燕遂泊於肩。上有一小封書。繫於足。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好事者爭寫之。

嚴武佚事

逸史。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在京師。與軍使鄰居。軍使女美。窺見之。路左右。誘而竊之以逃。軍使告發。且以上聞。詔遣萬年縣捕賊官乘遞追逐。武舟。武知不免。飲女酒。解琵琶絃以縊之。沉於河。明日。詔使至。搜之不得。此武少時事也。及病甚。有道士從峨嵋山來。謁武。素不信巫祝之類。門者拒之。道士曰。吾望君府鬼祟氣橫。所以遠來。門者納之。未至階。自爲呵叱。論辨久之。謂武曰。君有宿冤。君知之乎。武曰。無之。道士曰。階前冤女。年十六七。頸繫一絃者誰乎。武叩首曰。有之。奈何。道士曰。彼云欲面。盍自求解。乃灑掃堂中。令武齋戒。正笏立檻內。一童獨侍檻外。道士坐於堂外行法。另灑掃東閣。垂簾以俟女至。良久。閣中有聲。道士曰。娘子可出。其女披髮頸絃。褰簾而出。及堂門。約髮拜武。武驚慚掩面。女曰。妾雖失行。無負於公。公何太忍。縱欲逃罪。何必忍殺。含冤已久。訴帝得伸。武悔謝求免。道士亦爲之請。女曰。事控上帝已三十年矣。期在明晚。言無益也。遂轉身還閣。未至簾而失其形矣。道士謝去。武乃處置家事。明晚遂卒。

君爲丈夫負心者此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會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文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耦。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渠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

頭覓桂子。卽得矣。鮑已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約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叩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調諧未畢。迎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乏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

葦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辭氣宛媚。解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曙枕。生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刀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練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裹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論山河。指誠日月。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宛變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夏景初麗。酒闌賓散。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

然後妙選高明。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週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遣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竇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

何人從何得來。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在長安。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常與生同飲。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聞。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自訴因由。冤憤既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共感玉之多情。怒生之薄行。三月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遇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三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黃紵。

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雖乏文藻。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宅。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急走推入車門。便令鑠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能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僮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欵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殺